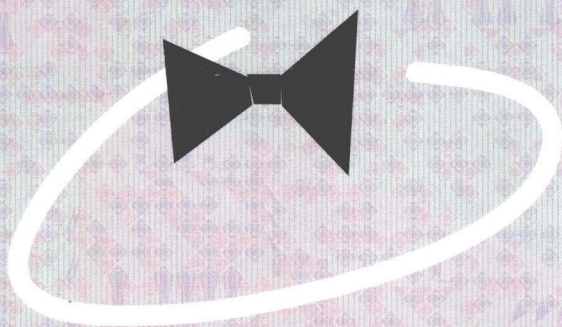


Les mandarins I

Simone de Beauvoir



名士风流

I

[法] 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 著

许钧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名士风流

I

[法] 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 著

许钧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士风流 I / (法)波伏瓦(Beauvoir, Simone de)著;
许钧译,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 8
ISBN 978 - 7 - 5327 - 4963 - 8

I. 名… II. ①波… ②许…
III. 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8977 号

SIMONE DE BEAUVOIR
Les mandarins I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54 年法文版译出
©Éditions Gallimard, 1954
All rights reserved.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09 - 2007 - 608 号

名士风流 I
Les mandarins I

SIMONE DE BEAUVOIR
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 著
许钧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周 冉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2 字数 269,000
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7 - 4963 - 8 / I · 2788
定价:3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021-56135113

Les mandarins I

Simone de Beauvoir

献给纳尔逊·阿尔格伦

第一章

.

亨利朝天空看了最后一眼，天空似一块黑色的水晶石。上千架飞机击破了这份宁静，这实在让人难以想象；然而，断续的话语在他脑海中跳跃，发出欢快的声响：进攻停止了，德军溃败了，我马上就可以外出了。他绕过沿河马路的一角。街头又将弥漫着油的香味和橘花的芬芳；人们又将在阳光灿烂的露天咖啡座上纵情地谈天说地；他也可以在吉他声中喝上一杯真正的咖啡了。他的双眼、双手和肌肤都处在饥饿状态：多么漫长的饥馑岁月啊！他慢慢地登上冰冷的台阶。

“总算熬出头了！”波尔紧紧拥抱着他，仿佛历尽万劫之后重逢。亨利从她的肩头上方，抬眼望着那棵灯光闪烁的枞树，它在屋里数面大镜子互相映照之下，显得到处都是，无边无际。桌子上，摆满了杯碟与酒瓶；几束槲寄生和枸骨叶冬青散乱地扔在一副踏梯下面。他挣脱开身子，把外套往长沙发上一丢。

“你听到广播了吗？有好消息。”

“啊！快对我说。”她从不听广播，只想从他嘴里得到消息。

“你没有发现今晚的天空这么明亮？听说冯·龙德施泰特^①的后方出现了上千架飞机。”

“我的上帝！那德国人再也不会打来了。”

“根本就谈不上他们会再打来。”

说实在的，他脑中也掠过了这种念头。

波尔诡秘地一笑：“我做了防备。”

“什么防备？”

“地窖里面有个小贮藏室，我已经让门房把它腾出来了，必要时你可以躲在里面。”

“你不该跟门房讲这种事，这样只会引起恐慌。”

她用左手紧紧地捏住披肩的末端，像是在护着自己的心脏。

“他们会枪杀了你的。”她说，“我每天夜里都能听到他们敲门，当我一睁开眼睛，就看见他们站在我面前。”

她一动不动，半闭着双眼，仿佛真的听到了什么动静。

“以后就不会有了，”亨利乐呵呵地说。

她睁开了眼睛，垂下了双手。

“战争真的结束了？”

“为时不会太长了。”亨利把踏梯搬到横在天花板正中的大梁下面，“要我帮你一把吗？”

“迪布勒伊一家很快就会来帮我的。”

“为什么非要等他们呢？”

他拿起铁锤，波尔把手放在他胳膊上，“你不去工作了吗？”

“今晚不去了。”

“你每天晚上都这么说。一年多了，你一个字也没有写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有写作的欲望。”

“这份报纸占用你的时间太多了，瞧你几点钟才回家。我肯定你什么也没吃，你不饿吗？”

①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(1875—1953),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元帅。

“现在不饿。”

“你不累吗？”

“一点儿也不累。”

她的眼睛关切而贪婪地盯着他，在这种目光之下，他感到自己犹如一块易碎而危险的瑰宝——原来这就是令他精疲力竭的原因。他登上踏梯，用手小心翼翼地轻轻敲击着一枚钉子。这座房屋年代已不短了。

“我甚至都可以告诉你，我要写的将是一部欢快的小说。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波尔的声音有点儿不安。

“就我说的这意思，我想写一部欢快的小说。”

他差点就当场编造起这部小说的内容来，他很喜欢把自己的构思大声地讲出来。可波尔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，那目光如此强烈。他没有吭声。

“把那一大把槲寄生给我拿过来。”

他小心地挂上了布满白色嫩芽的球状绿枝，波尔又给他递了一枚钉子。对，战争结束了，至少对他来说如此。今天晚上，是真正的节日。和平正在开始，一切都在开始。节日、消遣、玩乐、旅游，也许还有幸福，反正自由绝对少不了。他在横梁上系好了槲寄生、枸骨叶冬青和圣诞夜的彩色饰带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边爬下梯子边问。

“好极了。”她走近枫树，把一支蜡烛重又竖直，问道：“如果不再有危险了，你要出发去葡萄牙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你一去旅行，肯定又不工作了吧？”

“我想不会。”

她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，抚弄着在枝叶间微微摇晃的一只金色

的饰球。他开口说出了她正等待着的话：

“真遗憾，不能带你一起走。”

“我完全清楚这不是你的过错。别伤心，我周游世界的欲望愈来愈小了。这有什么用呢？”她莞尔一笑，继续说着，“我等着你，要是平安无事，等待也并不使人厌烦。”

亨利忍不住想笑。这有什么用呢？问得奇怪！里斯本、波尔图、辛特拉、科英布拉，多么美丽的地名！他甚至无需说出这些地名就可感觉到喜悦的心情油然而生。他只需在心中默默自语：我将再也不呆在这儿，我要远走高飞了。远走高飞，这个词儿比最美的地名还美。

“你不去打扮一下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这就去。”

她登上室内的楼梯上楼去了。亨利走到餐桌边，想了想，他确实饿了，可每当他承认肚子发饿想吃东西时，波尔便往往焦虑不安，甚至连面孔都变了形，他拿起一块肉放在一片面包上，咬了一口，他暗下决心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从葡萄牙回来后，我一定到旅馆去住。”夜晚，回到一间无人等待着你的卧室，该是多么惬意啊！甚或在他热恋着波尔的时候，他也一心想独居一间空屋。只是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间，她每天夜里都像死了一样躺倒在他那具遭受了可怕的摧残的躯体上，既然他已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她，岂敢拒绝她什么要求？再说，宵禁也给这种结合提供了方便。“你什么时候远走高飞都可以。”她常常这样说，可当时他还不能走。他抓起一瓶酒，用开瓶塞钻进软木瓶塞，木塞子吱嘎作响。只要一个月时光，波尔就可能习惯那种没有他在身边的生活，她若不习惯，也活该。法兰西从此不再是一座囚笼，国界即将打开，生活再也不该是一种桎梏。整整四年，自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，关心的只是他人。这足够了，也太过分

了。眼下该过问一下自己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迫切需要独居，需要自由。漫长的四年之后，一个人要重新恢复原来的模样，谈何容易啊。有成堆的东西他必须弄个一清二楚。什么东西？噢，他目前尚不明白，可抵达那儿之后，当他独自徜徉在油香扑鼻的街巷时，他会尽量设法明确自己的处境。他心头再次激动地一跳：天空又将一片蔚蓝，窗户上又会飘忽着晾晒的衣服。他将作为一个游客，双手插在兜里，行走在人群之中，他们操的不是他的语言，他们的所忧所虑也与他毫不相干。他将纵情地去生活，去感受生活，这样，也许会使一切变得明朗起来。

“多可爱！你把所有瓶塞都打开了！”波尔步履轻盈地走下楼梯。

“确实，你就爱穿紫罗兰色的衣服！”他微微一笑，说道。

“因为你爱的就是紫罗兰色！”她回答道。十年来，他一直钟爱着紫罗兰色，整整十年，真漫长啊。“你不喜欢这件裙服？”

“噢！漂亮极了。”他慌忙说。“我只是想也许别的颜色配你也很合适，比如绿色。”他顺口说道。

“绿色？你觉得我穿绿色好？”

她站在一面镜子前，显得心慌意乱。一切都已枉然，黄色也好，绿色也好，总之，她十年前的花容月貌，他再也看不到了。想当初，每当她懒洋洋地把戴着紫罗兰色长手套的手臂伸给他时，他总是那么心满意足。他朝她轻轻一笑：“来，跳舞吧。”

“好，我们跳吧。”她的声音是那么热烈，亨利不禁一愣。最近这一年里，他俩的共同生活变得黯然失色，连波尔都显得对它感到厌倦，然而，在九月初，她突然变了。如今，在她的每一句话中，在她的亲吻和目光之中，一种激情在微微颤动。他搂起她的腰，她紧紧地贴着他，低声道：

“你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跳舞时的情景吗？”

“记得，那是在宝塔舞厅，你说我跳得差劲极了。”

“那天，我让你开了眼界，参观了格雷万^①博物馆。你当时连格雷万博物馆都不知道，你一无所知。”她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说道。她的额头紧贴在亨利脸颊上。“我又看到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情景。”

往事也在他的脑海中浮现。他们俩登上了海市蜃楼宫中的一块座石，周围是如林的石柱，他俩置身其间，仿佛得了分身术，变成了无数对伴侣！“对我说，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。”“你是世上最美的女人。”“你一定会是世上最光荣的男子汉。”他朝一面硕大的镜子看去，只见镜中沿着一条枫树形成的小径，他们这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一对伴侣被映照成数不清的身影，一眼望不见尽头。波尔朝他微笑着，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。难道她没有意识到如今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一对儿了？

“有人敲门。”亨利说着，快步朝门口走去。原来是提着篮子和篓子的迪布勒伊一家。安娜抱着一束玫瑰花，迪布勒伊肩上搭着几大串红辣椒，身后跟着的纳迪娜显得闷闷不乐。

“圣诞快乐！”

“圣诞快乐！”

“您知道消息了吗？空军终于出击了。”

“知道了，一千架飞机！”

“他们被一扫而光了。”

“他们完蛋了。”

迪布勒伊把那些红辣椒放在长沙发上：“用这玩意儿来装饰装饰你们这间乱得像窑子似的小屋子。”

“谢谢。”波尔毫无热情地谢道。迪布勒伊把这套公寓说成窑子，

^① Jacques Grévin(1538—1570)，法国医生、剧作家和诗人。

听了好不让她气恼。他常说像窑子，是因为这屋里摆着这么多面镜子和挂着红色窗帘的缘故。迪布勒伊察看了一番屋子，说：“应该把红辣椒挂到中梁上去，这要比槲寄生美。”

“我喜欢槲寄生。”波尔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槲寄生，是傻玩意儿，毫无特色，过时了。再说，它是寄生玩意儿。”

“把红辣椒挂到楼梯的扶手上吧。”安娜建议道。

“挂在这里，要漂亮多了。”迪布勒伊说。

“我坚持挂我的槲寄生和枸骨叶冬青。”波尔毫不相让。

“行，行，这是在您的家里。”迪布勒伊说道，然后朝纳迪娜示意：“过来帮我一把。”

安娜取出了熟肉酱、黄油、奶酪和糕点。“这是用来调制潘趣酒的。”她边说边把两瓶朗姆酒往桌上放。接着，她把一包东西塞到波尔的手中：“喏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这个是给您的。”她说着递给亨利一只陶瓷烟斗，上面一只鸟爪正死抓着一只小蛋，与路易十五年前用的烟斗一模一样。

“真棒极了！十五年来，我一直渴望有这么一只烟斗。您是怎么猜透我的心思的？”

“因为您跟我说过！”

“一公斤茶！你真救了我的命。”波尔惊叹道，“多香啊！真正的好茶！”

亨利动手切起面包片来，安娜往上抹黄油，波尔则一面往面包片上涂肉酱，一面忐忑不安地察看着迪布勒伊用锤子猛击铁钉。

“您知道缺点儿什么吗？”他朝波尔大声说道，“缺一盏大水晶玻璃吊灯。我一定给您搞一盏来。”

“可我不需要！”

迪布勒伊把一串串红辣椒挂好，然后走下楼梯。

“不错!”他一边说一边用挑剔的目光检查着自己的杰作。他走近餐桌,打开一袋香料。多少年来,只要一有机会,他就调制潘趣酒,这配方是他在海地搜集来的。纳迪娜倚着楼梯扶手,嘴里咀嚼着一个红辣椒。她芳龄十八,尽管常在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床上乱睡,但看上去仍然像情窦初开的少女。

“别把装饰品给吃了。”迪布勒伊朝她喊叫道。他把一瓶朗姆酒倒进色拉盒内,转身对亨利说:“我前天遇到了萨玛泽尔,我很高兴,因为他似乎已经打定主意跟我们走。您明天晚上有空吗?”

“十一点之前,我无法离开报社。”亨利回答道。

“那就十一点来一趟吧。”迪布勒伊说,“我们要讨论一下怎么行动,我很希望您能在场。”

亨利淡淡一笑:“我这就不明白为什么了。”

“我跟他说过您跟我一起工作,您在场分量会更重。”

“我并不认为像萨玛泽尔那样的家伙对此会很重视。”亨利仍然微笑着,“他肯定十分清楚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。”

“可他跟我想法一致,决不能放弃政治而让政客去搞。”迪布勒伊说,“您来吧,哪怕只稍待片刻也行。萨玛泽尔手下有一批人,值得重视,都是些年轻小伙子,我们用得着。”

“听着,您不要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政治!”波尔声音不快地说,“今天晚上是节日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?”迪布勒伊反问道,“难道在节日里就禁止谈论令人关心的事情?”

“可您为什么坚持要把亨利往这桩麻烦事里拖!”波尔不甘示弱,“他已经够劳累的了,他已经跟您说过几十遍了,政治让他烦透了。”

“我知道,您把我看作一个不正经的人,总是想方设法把他的小伙计们往歪道上引。”迪布勒伊微笑着,“可政治不是堕落,我的美人,也不

是社会游戏。要是三年后爆发新的战争，第一个抱怨的也许就是您。”

“这是危言耸听！”波尔道，“等这场战争彻底结束后，没有人想再打一次新的战争了。”

“人们想还是不想，您觉得这起得了什么作用！”迪布勒伊说。

波尔正要回击，可亨利抢过了话头。“真的，”他并无恶意地说，“我没有时间。”

“时间永远都有。”迪布勒伊说。

“对您来说是这样。”亨利微笑着说，“可我呀，是一个凡夫俗子。要我整整一个月，天天连续工作二十小时，也不睡觉，我做不到。”

“我也同样办不到。”迪布勒伊说，“我再也不是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了。不过，不会要求您干那么多事的。”他神色不安地尝了尝潘趣酒，又这样补充了一句。

亨利开心地瞅了他一眼。不论是二十岁还是八十岁，迪布勒伊总是一双贪噬一切的大眼睛，满目喜悦，永远显得那么年轻。这真是个狂热的家伙！相比之下，亨利常觉得自己不专一、懒惰、不坚定，即使逼着自己也无济于事。二十岁时，他是多么崇拜迪布勒伊，以至觉得自己应该处处效法于他。结果呢？他还是永远睡不够，大量服麻醉剂，陷入愚蠢的泥潭而难以自拔。他不得不痛下决心：放弃娱乐。于是他渐渐失去了生活的情趣，同时，也丧失了写作的乐趣，慢慢变成了一部机器。整整四年里，他完全是一部机器。现在，他首先要使自己重新成为一个人。

“我毫无经验，真不明白这对您会有什么用场。”他说。

“没有经验，这自有它好的一面。”迪布勒伊开腔道。接着，他淡然一笑：“再说，就目前而言，您的大名对许多人来说颇有影响。”他笑得带劲了，“在战前，萨玛泽尔在大大小小的各个派别中都混过，可我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才需要他，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游击英雄，他的名

字有影响。”

亨利开口笑了起来，在他看来，只有当迪布勒伊想表现得恬不知耻之时，才显得最为幼稚天真。波尔谴责他危言耸听，这自有道理，倘若他真的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，那他决不会如此开心。事实是他看到出现了行动的可能性，迫不及待地要适时利用。亨利并不感到那么兴奋。显然，自一九三九年以来，他变了，从前，他是左派，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使他厌恶，社会不公平令他憎恨，也因为他把世上所有的人都看作兄弟。可这种美好的高尚情感并没有使他投入任何行动。如今，他知道自己若真的想要与自己的阶级决裂，他自己必须付出代价。马勒菲拉特尔、布古安和皮卡尔在小树林边丢了命，可他将永远怀念他们，仿佛他们还活在人间：他和他们围坐在一起，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盆红酒玉葱烧野兔，他们饮着白葡萄酒，谈论着前途，尽管并不十分相信会有什么前途。这四个当兵的，等战争一结束，他们各自又将重新成为一个资产者、一个农民、两个钢铁工人。此时此刻，亨利明白了，在其他三人和他的眼里，自己可能会像一个或多或少有点耻辱，但心甘情愿的特权者，再也不会是他们中间的人了。若要继续做他们的伙伴，唯有一条路可走：一如既往，与他们继续共事。一九四一年，当他与科隆布树林小组一起共事时，体会更为深刻了。开始时，事情并不顺利，弗拉基一口一个：“你明白吧，我是个做工的，我说的是做工的人的理。”亨利恼火极了。然而，多亏了他，亨利领悟到了从前根本不知晓的一些事理，从此感觉到了这种威胁：仇恨。可他消除了这种仇恨，在共同的行动中，他们最终把他看作了自己的战友。可是，一旦哪一天他又重新成为一个冷漠无情的资产者，这种仇恨必将重现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除非他做出相反的表现，不然，他肯定是亿万人民的敌人，是人类的仇敌。他绝对不希望这种下场，他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有所表现。不幸的是，行动已